

暗剑

铁丝 著



潜伏在抗日战争上的
特种兵传奇！

花山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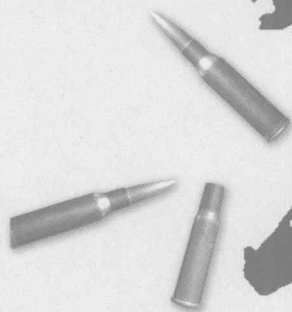


暗战

铁丝 著

潜伏在抗日战场上的
特种兵传奇！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剑.3/铁丝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8.4

ISBN 978-7-80755-330-4

I.暗… II.铁…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9904 号

暗剑 3

作 者: 铁 丝

策 划: 张国岚

责任编辑: 李 伟 李 爽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皖南海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张: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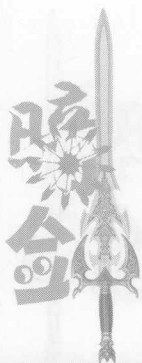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330-4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 | | | | |
|---------|--------------|---------|----------------|
| 第一百二十六章 | 以食为天(五) / 1 | 第一百四十四章 | 各展其能(三) / 105 |
| 第一百二十七章 | 以食为天(六) / 7 | 第一百四十五章 | 各展其能(四) / 111 |
| 第一百二十八章 | 以食为天(七) / 13 | 第一百四十六章 | 各展其能(五) / 117 |
| 第一百二十九章 | 敲骨吸髓 / 19 | 第一百四十七章 | 各展其能(六) / 123 |
| 第一百三十章 | 深入虎穴 / 24 | 第一百四十八章 | 各展其能(七) / 129 |
| 第一百三十一章 | 以倭治倭 / 30 | 第一百四十九章 | 各展其能(八) / 135 |
| 第一百三十二章 | 大杀四方 / 35 | 第一百五十章 | 各展其能(九) / 140 |
| 第一百三十三章 | 秋来花谢(一) / 40 | 第一百五十一章 | 各展其能(十) / 146 |
| 第一百三十四章 | 秋来花谢(二) / 46 | 第一百五十二章 | 各展其能(十一) / 152 |
| 第一百三十五章 | 秋来花谢(三) / 54 | 第一百五十三章 | 同室操戈(一) / 158 |
| 第一百三十六章 | 秋来花谢(四) / 59 | 第一百五十四章 | 同室操戈(二) / 164 |
| 第一百三十七章 | 趁火打劫(一) / 65 | 第一百五十五章 | 同室操戈(三) / 170 |
| 第一百三十八章 | 趁火打劫(二) / 71 | 第一百五十六章 | 同室操戈(四) / 175 |
| 第一百三十九章 | 趁火打劫(三) / 77 | 第一百五十七章 | 同室操戈(五) / 181 |
| 第一百四十章 | 趁火打劫(四) / 82 | 第一百五十八章 | 握手言和 / 187 |
| 第一百四十一章 | 大获全胜 / 88 | 第一百五十九章 | 乱中取胜(一) / 193 |
| 第一百四十二章 | 各展其能(一) / 93 | 第一百六十章 | 乱中取胜(二) / 199 |
| 第一百四十三章 | 各展其能(二) / 99 | 第一百六十一章 | 乱中取胜(三) / 205 |



目 录

第一百六十二章 乱中取胜(四) / 210

第一百六十三章 乱中取胜(五) / 215

第一百六十四章 惺惺相惜 / 220

第一百六十五章 物尽所值 / 227

第一百六十六章 功德圆满 / 234

第一百六十七章 风雨欲来(一) / 238

第一百六十八章 风雨欲来(二) / 243

第一百六十九章 风雨欲来(三) / 247

第一百七十章 孤家寡人 / 252

第一百七十一章 矿区扬名(一) / 262

第一百七十二章 矿区扬名(二) / 267

第一百七十三章 矿区扬名(三) / 273

第一百七十四章 矿区扬名(四) / 279

第一百二十六章 以食为天(五)

(1)

安排好了那棵老“摇钱树”，任义汉带着两个新编连队到了徐河桥的前沿阵地。

机炮连刚刚打退了鬼子的一次进攻，双方正在休整。任义汉对两个新编连连长说道：“大队长老说你们这些从教导队回过炉的老兵厉害，今儿个是不是给大伙儿露一手啊？”

两个连长互相看了看，七连长说道：“团长，这徐河桥的正面阵地宽度不足 1500 米，这是一个连的防御阵地，两个连根本展不开。而且徐河桥阵地和其西南面的留守坟以及东面的白楼都没有形成重叠地域射击火力，这是漏洞啊！”

“哟嗬！”任义汉一咂吧嘴，“还真内行啊！那依你的意思一个连就够啦？这样吧，俺就把机炮连加强给你如何？”

七连长再次扫视了一下机炮连的阵地，然后说道：“不用一个整连，两个排足够！”

“日你娘的！说你胖你就喘起来了。”任义汉有些不放心的，“老子就在这儿亲眼看着你怎么布防！”

七连长也不客气，把手一招：“各排长都给我过来！”七连长说着往地上一蹲，随手捡起一截树枝，刷刷在地上横纵画了几道，“一排在阵地正中，一班、二班、三班成横向防守，排长的指挥位置在横防线一班二班的结合部后面，排副在二班三班的结合部后面，四班在排长与排副后面作为排的预备队。各班防御正面不得超过 80 米，两翼的一班三班注意和友邻排的火力重叠，以形成交叉火力网！”



“二排、三排过来，你们两个排的防御阵形不变，分别进入阵地的左右两翼。注意：各排的正面防御宽度不得超过400米，防御纵深不得超过200米。二排、三排同样还要注意和友邻连队地域射界重叠的问题。我的连指挥所设在一、二排结合部后面200米的距离上，连部观察所设在二、三排接合部后面的同样距离位置上。四排作为连的预备队，在连指挥所后面200米的距离上构筑辅助阵地待命！”

“再交代一下火力配置，团里配属的机炮连的两个排分别在一、三排的侧后翼提供重火力掩护；连属迫击炮部署在连指挥所和连观察所的旁边，负责为各班提供炮火支援；排属掷弹筒部署在各班班长的两翼；重机枪放在各班防御的结合部；轻机枪由副班长或者战斗小组长指挥。都听明白没有？好，各班、排立即进入阵地！”

“嗨！”任义汉听着直瞪眼，连火力编配都安排得这么细致，真他妈的没白进教导队！

(2)

一连长高数元带人一鼓作气拿下漕河铁路桥的桥头碉堡之后，立刻命令狙击小组向前移动阵地，点杀对面桥头堡里的鬼子。机枪班同时前移，和狙击组共同进行火力压制，掩护两个爆破组的兄弟，一组迅速匍匐到铁路桥上，另一组潜伏到桥下，安置炸药。

其实铁路桥两头的桥头堡里一共就30多个鬼子，被高树元一个急促偷袭之后就剩几个，都连滚带爬地躲进桥北的碉堡里头打电话去了，哪儿还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啊！因此爆破组很快就将炸药安置完毕，就等一声令下，“轰隆”一声震天响了。

“别进碉堡！”高树元一眼瞥见机枪班的三班长正带着两个重机枪组往碉堡里钻，赶紧出声制止，“找死啊你们？真他娘的笨蛋，一会儿鬼子的援兵上来，那碉堡不就成了鬼子炮兵的活靶子了吗？就近构筑工事，谁也不许进碉堡！”

高树元一提醒，三班长吓得吐吐舌头，赶紧指挥兄弟们就近寻找射界开阔的隐蔽地域，紧张地开始构筑机枪阵地。其他的兄弟也不能闲着，就在桥头堡的两边，开始挖单人或者双人掩体，高树元哈着腰，来回跑动着现场指挥。

“鬼子碉堡里不是有一挺重机枪吗，这就三挺了吧？那就分配一下火力，一挺重机枪加两挺轻机枪对准铁路桥，顺着沟拿泥鳅；另外两挺重机枪和其余四挺轻机枪配置在桥头两侧，阵地要越过引桥靠前构筑，这桥长着呢。狙击小组一分为三，隐蔽在各机枪组火力组周围，你们的任务很简单，打掉敌人的火力射手，也就等于掩护了机枪组。掷弹筒手先不要瞎比画，1000多米的距离呢，你能打到对面儿去？你们到河边儿草丛里去隐蔽着，如果鬼子胆敢强行泅渡的话，你们负责阻击！”

好一通忙活之后，高树元觉得安排得差不多了，才找了一块儿小高地，准备在这视野开阔的地方休息一下，刚坐下来向阵地上瞄了两眼，问题就又来了：

“四班长，过来！你瞧瞧你们突击班的阵地是咋修的？顶盖上就盖草皮啊？”

“这……这不是没有石板、木板啥的吗？碉堡上的那些木板都被机枪组的兄弟……”

“怎么你们一排的两个班长都这么笨呢！那些铁路上的枕木不是现成的吗？既能加固工事，又捎带着破坏了鬼子的铁路，一举两得的事儿啊！还愣着干吗，快去拆

枕木吧！妈的，鬼子说话可就来了！”

“连长，咱没工具啊！”四班长苦着脸，“刚开始咱就想到咧，可咱手里没有趁手的家伙，那些大铁螺丝卸不下来！”

“鬼子碉堡里有扳手！”正在架设重机枪的三班长喊了一句，“两大箱子呢！”

看着三班长带人从炮楼里跑出来，一人手里一个大扳手或者铁撬杠，高树元拍拍脑门：“要雨得雨，要风得风，真是天助我也！”

三班长刚在掩体上铺上最后一根枕木，还没来得及伪装呢，鬼子的炮弹就砸了过来！

“咣！咣——”还真走运，鬼子全是迫击炮。射程远的砸到了桥这边的阵地边上，射程近一些的干脆就掉到了水里，炸起一股股的水柱。别说，雾气迷漫，水珠肆意溅射，景象还挺壮观！

“沉住气！”高树元大声喊着，“除了狙击组，其他人没有命令不准开枪！”

“机枪组准备！把鬼子放近点儿再打！”高树元大声喊着，他也不怕鬼子听到。其实就算鬼子听到他们也没办法，因为鬼子必须进攻，必须夺回铁路桥的控制权！

眼看着鬼子奔到铁路桥的中央，又越过了中点，越来越近了，600米、500米、400米……鬼子开始脚下发力，嘴里发出呐喊，神志开始疯狂，都看到鬼子士兵嘴里镶的金牙了。

“开火！”高树元一声令下。

“哒哒哒，哒哒哒……”先是重机枪清脆的叫声。

“砰砰——”“中正式”步枪也不甘落后。

“叭叭！”手枪的射程虽近，每次战斗却都有它凑个热闹！

“真他妈过瘾啊！”三班长抱着一挺“马科沁”重机枪慢条斯理地打着五连发短点射，“比他妈的割麦子还省劲儿！哈哈！兔崽子们，来吧！让老子送你们回老家！很快的！哈哈！”他手里的重机枪欢快地鸣叫着，一簇簇的火舌喷向奔跑中的鬼子士兵。

“都他奶奶的不用瞄准儿，顺着沟可劲儿地打就行！痛快，真痛快！”另外两个机枪手也哈哈大笑，把愤怒的子弹射向妄图接近桥头的鬼子！

“注意隐蔽！”高树元大声地提醒着他们，“被鬼子的子弹咬着就过不成瘾啦！”

“放心吧连长！小鬼子连瞄准的工夫都没有，哈哈……来吧，兔崽子们，再跑近点儿！大爷一个一个地打发你们！别争先恐后的，人人都有份儿！哈哈……”

三挺轻重机枪和十几条步枪把子弹打得像刮风一样，攻击的鬼子碰到风头就倒在地上，身上的血窟窿咕嘟咕嘟地向外冒着鲜血。鬼子的第一次进攻很快就被打了下去。

“注意警戒！”高树元把驳壳枪往腰里一插，“清点伤员！”

(3)

自从上次和独立纵队的程晓庄、朱晋琛等人合作过一次之后，邱黑子的满城县大队就风光了起来。鸟枪换炮一样换上了清一色的日式装备不说，由于县大队的作战方式纯属游击性质，在老百姓周围活动的频率高，所以县大队的口碑甚至都超过了山里的正规军！所以当邱黑子召集起各村的村主任、民兵以及妇救会等地方领导，并指



示他们即刻组织运粮队之后,各村的负责人立刻积极响应,并很快就组织起一支堪称庞大的运输队伍。

但是当朱晋琛和邱黑子带着这支队伍来到漕河车站,看到堆成山的粮食以后,俩人心裡都开始犯嘀咕:这他妈的粮食也太多了,这些人能一次性运完吗?

邱黑子带人开始帮着大家装粮食,朱晋琛望着长龙般的运输队开始默默地算计:360多辆独轮小推车,就按一车装400斤吧,最多能装15万斤。170多挂大车,一车装1500斤,一次性能装20万斤,剩下的就是100多头毛驴和300多副铁肩膀了,应该能装完吧?

朱晋琛正在这儿算呢,杨大个儿走了过来,“大个儿,”朱晋琛叫住他,“这里一共有多少粮食有数吗?”

“江藤从车站守备队的鬼子嘴里套出来了,眼下有60多万斤,还有40多万斤没运过来呢。队长带人接去了,嘿嘿。”

“什么?”朱晋琛大吃一惊,邱黑子组织的这批人就不少了,却只能运走全部的五分之二多一点儿!那剩下的粮食怎么办?鬼子一下子丢这么多粮食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追查搜缴在所难免,所以这些粮食必须一次性地运到山里。这么远的路,运输队不可能再运第二次,就是运输队能运第二次,阻击部队也受不了!得赶紧想办法!

“黑子,黑子!过来过来!”朱晋琛把邱黑子拉过来,把自己的想法一说,邱黑子也着急了,“老朱,要按你说的,就算我再组织一批这么多人的运输队,不还是运不完吗?咋会有这么多粮食呢?狗日的小鬼子就是狠!”

“实在运不走就烧了它!”杨大个儿开始出馊主意,“烧成灰也不能留给鬼子吃!”

“不能烧!”邱黑子一听就急了,这家伙原来也是种地的农民,没拿起枪杆子之前就没吃过一顿饱饭,这么多粮食他一辈子都没见过,要是一把火给烧了,他会心疼得吐血!

“放火烧是最后不得已的办法!”朱晋琛也摇头,“黑子,你赶紧叫各村的负责人再回村辛苦一趟,告诉他们,尽可能多地带人过来。能运走多少是多少,不能运走的咱们再慢慢想法子!实在不行的话……”

“你就别说实在不行的话!”邱黑子摇晃着脑袋,“我不同意放火!我现在就叫各村的负责人回去再喊人,等我回来我们再商量运不走的粮食咋办。”

“要是老大在就好了。”朱晋琛望着邱黑子的背影嘟囔着,“老大一定有办法!”

“我看就算大队长把咱们那几十辆汽车开过来也拉不走这么多粮食!”杨大个儿说,“这他妈的太多了,得有多少地才能长出这么多粮食啊!又能养活多少老百姓啊!”

“所以不能烧!”邱黑子安排完回村叫人的手,立刻就又跑回来,“这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一把火烧了,真会把人心疼死的!”

“黑子,你们县大队的后勤部门设在哪个村儿了?”朱晋琛试探着问。

“啥后勤?别说咱们县大队,就是杨司令的一分区都没有专门存粮食的地方儿!”

“那你们平时吃的粮食都是哪儿来的?难道是现吃现买?”

“哪儿啊?我们吃的都是公粮!除了随身携带三五天的粮食外,所有的公粮都分散在各村的堡垒户手里。队伍到了哪个村儿,直接就找村里管粮秣的主任。吃多

少或者补充多少,都打条子写清楚。如果因为队伍人多这个村儿的公粮不够,公粮吃亏了,那就等部队走了以后,地方上的粮秣主任再凭条子到邻村儿调剂……”

“对对对,”杨大个儿也说道,“去年我们和大队长到铁路东的时候,我听那个任光苑县大队的方队长就这么说过,他说这是为了减轻部队编制和行军时的负担……”

“有办法了!”朱晋琛一拍大腿,“黑子,你和你的人留在车站,等第二批运输队来了以后,尽量把车站的粮食运走,别的你就不用管了。大个儿,集合你的人,咱们去找你们海队长。”

“你们可别把粮食烧了啊!”邱黑子还是有些不放心。

“放心吧,一粒都不会少!”朱晋琛扔下一句话,就带着杨大个儿的人离开了火车站。

“朱副参谋长,咱们就这么直接去找队长他们吗?”杨大个儿边走边问。

朱晋琛反问了他一句:“不然怎么办?”

“那您到底打算怎么处理队长接的这批粮食啊?”

“学八路军,就地隐藏!”

“就地隐藏?”杨大个儿诧异道,“您没听人家邱队长说嘛,人家八路军是把粮食藏在拥护八路军的老百姓家里。可咱们独立纵队在这铁路以东根本就没有基础。就算有一点儿,也在保定城东的清苑县境内,离这儿几十里路呢!”

“一家家地分给老百姓多麻烦啊?”朱晋琛说,“要是把这些粮食都给了一家或者两三家,不但隐藏的时候容易,收的时候也方便,你说是不是?”

杨大个儿扭过头,迷惑不解地看着朱晋琛:“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那你就先糊涂着吧,”说着话朱晋琛冲身后的队伍一摆手,“有情况,隐蔽!”

(4)

徐河桥前沿阵地。

任义汉举着个望远镜,趴在战壕上已经老半天没有动过了,嘴里的小嘟囔却一直没断过:“……妈的,三个人挖一个重机枪掩体居然只用12分钟!还他娘的挺结实!嗯,不错,不错……哟,这人员放得挺分散,射击火力却怎么跟刮风似的?这个七连长还真他妈有一套啊!牛,真牛……哎,你别拉我,都他娘的学着点儿!”

“团长!”通讯员只好也趴在他旁边汇报,“西百楼方向的鬼子进攻很猛,三连阻击得很吃力,伤亡不小!”

“妈的,三连要增援呢?”正看着好戏却被打搅,任义汉当然很不高兴,语气就有些不耐烦。

“还没有。是送弹药的辐重排带回来的消息。”

“没出息!”任义汉放下望远镜,把身子缩回战壕想了想,“八连长!你过来。要不你去把三连换下来?”任义汉也斜着眼睛看着八连长,那眼神里的意思就是,七连在这儿挺露脸,你行不行啊?

“是!”八连长回答得倒挺干脆,多余的废话一个字儿都没有。

“你也把机炮连剩下的两个排带上吧!”

“是!”回答依然是那么简练。



看着八连长离去,任义汉忽然想起了什么,爬起来就往指挥部跑。一跑进指挥部就抓起电话:“给俺接纵队司令部,俺找大队长……大队长吗?俺是任义汉……没有,打得挺顺利,没有什么困难……嗯……明白……呃……也没什么事儿,俺就是想问问——什么时候轮到俺的二团轮训啊?”

第一百二十七章 以食为天(六)

(1)

海三娃带着江藤和大头,骑着鬼子的东洋战马,在大西张遇到了第一批运粮队。为首的是一个皇协军的中队长,带着百十个伪军,没有鬼子护送。

那皇协军中队长一见海三娃他们,立刻就谄笑着跑过来,先是立正,敬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军礼,然后开口讨好道:“太君,卑职奉命已经把葛村的粮食集中到了大西张,正准备运往漕河车站。请问太君有什么指示?”

这个时候得说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哟西!”海三娃装模作样地向身后漕河方向指指说道,“那边的,枪声,你地,听到的干活?”

“听到了,听到了!”伪军中队长一听就紧张起来,“太君,那边出什么事儿啦?”

“那边的,独立纵队,捣乱的干活!不安全,绝对的不安全!”

“独立纵队?我的娘啊!”伪军中队长的腿肚子开始转筋,其余的伪军也开始小声嘀咕起来,看来这独立纵队的名声还真不小!

“现在的,全部的粮食,统统地就地集中的干活!”海三娃虚张声势地吩咐着,“警报的解除以后,再统统地运走!你们的,明白?”

“明白,明白!我们的全明白!”只要不让他现在去触独立纵队的霉头,怎么着都行。

海三娃把伪军以及伪军们押运的粮食赶回大西张的地主周老寅家里之后,留下几个化装成鬼子的队员看守,又把伪军们集合起来,带着往村外走。伪军中队长觉得



实在有些不对头，就纳闷地问了：“太君，大队长和平田太君去了白塔镇，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村外地，防守的干活！”

“防……防守？”伪军中队长一听，就感觉到一股尿意上来，“太……太君，我们……防守……防守独立纵队吗？”

“哟西！”海三娃傲慢地点点头，“村外地防守，保护粮食的干活！”

“怎么这么倒霉啊？”伪军中队长想，“独立纵队可千万别过来啊！我还想留着脑袋吃饭呢。听说独立纵队对伪军都是网开一面，但那是对没有做过坏事的，早知道有这一天的话，平时少玩儿几个女人就好了！”

海三娃带着伪军们走到村外，偷眼瞧了一下，只见有些家伙脸都绿了，看着远处直打哆嗦。海三娃心里就有底了，又看看左右四周的地形，冲伪军中队长一招手。

“你的过来！”海三娃把伪军中队长叫了过来，指着左右两边说道，“左边地高地，右边地洼地，你地中队防守哪里地干活？”

伪军中队长伸脖子看了看，心说这个太君还真讲民主，居然还叫自己选择防守阵地。高地不能去，去那儿只能当活靶子；右边是当地人取沙挖的大坑，地平得陷了下去，从远处还真不容易看出来。于是这伪军中队长就点头哈腰地说道：“太君，我们的去右边，充当伏兵，伏兵的干活！”

“哟西！”海三娃一挥手，伪军们一窝蜂似的就跑到坑边，不由分说，争先恐后地就顺着坑沿溜了下去。这里多安全啊！枪也打不着，炮也炸——哎哟，不对，万一独立纵队的炮弹、手榴弹什么的要是落进来，那不是干挨炸吗？得赶紧爬出去。伪军中队长忽然明白过来，立刻又手足并用地往坑外爬，呼哧呼哧地刚爬到坑顶上，就觉得头上有个影子，一抬头，海三娃正笑眯眯地看着他。

“太……太君，我……我这个……”还没等他陪着笑脸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呢，海三娃飞起一脚，又把他踢了下去：“太你妈个头啊！”海三娃也不说半生不熟的东洋话了，早换了一口流利的汉语，“睁开你狗眼看看，老子是中国人！就是独立纵队的！”

“啊？”包括伪军中队长在内的所有伪军，第一反应都是张大嘴巴发出一声惊叫，紧接着就有个别的伪军伸手就去抓枪。

“都他妈的别乱动！”大头和另外几个队员分别抱着三挺机关枪围住沟沿，其余的队员每人手里都举着两枚拧开盖子的手榴弹，“想活命的就都给我放老实点儿！”海三娃喝道：“别打算打老子的冷枪，只要你们谁敢开第一枪，老子保证在一分钟之内，就会叫你们所有人都变成肉酱！谁想试一试吗？”

“我们不想试！谁都不想！”

“我们谁都相信！独立纵队的爷爷们饶命吧！”

有的时候伪军们就是聪明。你看现在，为了不让头顶上的手榴弹砸下来，几个“聪明”的家伙不但扔掉了手里的枪，还把几个正在犹豫的同伴儿的大枪夺了下来：“他妈的赶紧放下！你想死可以，可别连累老子！”还有更“聪明”的，“各位独立纵队的好汉们，其实我早看出你们不是太……不是东洋鬼子啦，因为你们虽然骑着马，但是却没有带着骑兵马刀，一看就是化装的，但我就是没说。嘿嘿！”

海三娃乐了：“我知道你们一共有98个人，92条大枪，6支短枪。现在我要你们在三分钟之内，把6支短枪和92条大枪的枪栓扔到坑上边来！三分钟之后要是扔不

够的话,我就送你们几十颗手榴弹!现在就开始计时!快扔!”海三娃说完就把身子缩了回去,坑沿上其他的兄弟也把身子隐到坑里人看不到的地方。

这个动作玩得高级!坑上的人把身子隐藏起来,保持安静状态,这就是一种绝对的心理威慑。坑里的伪军们连犹豫都不敢,谁知道那些人是准备手榴弹呢还是干吗呢。就算想讨价还价都没人答理,那就是摆明了,缴械是唯一活命的机会!

生死存亡的关头,枪是人手一支,干这点儿活儿干吗用三分钟啊?两分钟不到,沟沿上的枪栓就丢了一地,不愿意缴械的也被其他人硬抢着给把枪栓卸了下来。

“配合不错!”海三娃又和弟兄们出现在坑沿上,“现在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把你们当中有人命案子在身的捆起来……没听明白吗?你们当中谁干过杀人害命的事儿你们自己该清楚吧?杀过老百姓的,糟蹋过良家妇女的,都给我捆上!五分钟之后,你们要不把那些人捆上,我就当你们都干过那些坏事儿!”海三娃说完,又把弟兄们招呼到一边去了。

这下沙坑里可热闹起来了,厮打声、叫骂声、惨叫声,嘈嘈杂杂地从坑里传上来。

海三娃扔掉烟蒂,带着弟兄们又站回到坑沿上:“不错!真不错!”看着沙坑里被捆翻在地五个人,满意地说道,“都上来吧!把那几个家伙也提上来!”

伪军们上来之后,海三娃也不再浪费时间,把那几个被绑的伪军拉到坑沿,回头问其余的伪军:“你们都确定他们干的坏事吗?”

“能!我们都能证明!”伪军们鸡啄米似的点头。

海三娃一挥手,大头和江藤他们就过来五个人,抽出腰间的倭刀,用力一挥。几道寒光闪过,伴随着几声惨号,五个伪军全被就地处决了,并扔回了坑里。

海三娃指着坑里的伪军对其余人说道:“这就是糟蹋老百姓的下场!”

(2)

回到大西张,海三娃又玩儿了一手绝活儿。

海三娃首先把伪军唯一的一个排长叫过来,先给扣上一顶大帽子:“当了排长都没干过什么坏事儿,说明你的本质不坏,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良心还是有的!”

“谢谢长官夸奖!”那个伪排长一哈腰,“都是中国人,谁活着都不容易啊!这身皮我也不想穿,老百姓在后边戳脊梁骨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啊,还不都是叫东洋人逼的?”

“嗯。现在我给你一个翻身做人的机会,我把枪还给你和你们这些兄弟,你带着这帮兄弟,把10万斤粮食押运到漕河火车站去!”

“是!啊?”伪军排长刚一答应就觉得有些不得劲儿,“长官,你是只叫我们这些……这些兄弟押运粮食吗?”

“还有我们这位兄弟!”海三娃指指大头,“他和你们一块儿,负责联络。”

“长官,您……您信得过……信得过我和我这些兄弟?”伪军排长一时结巴起来。

“当然!”海三娃满不在乎地说,“你以前都没干过坏事儿,难道现在还会变质吗?”

“可是万一我这些兄弟们当中有人想……”

“那就是你这个排长的责任了!”海三娃目光如电,似笑非笑地盯着他的眼睛,



“独立纵队的手段大家已经看到了，独立纵队的名声想必大家也早有耳闻，而且你们所有这些人的籍贯住址在车站都有花名册。还用我说别的吗？”

“不必了，不必了！”那个排长木然地摇摇头，然后笑一声，“除非有人活得不耐烦了。但是还不想死的人现在都在这儿呢！好，我去！”

于是，大头还是穿着日军军装，骑着高头大马，带着这个伪军排长和百十个伪军押着大西张的粮队出发了。这支运粮队刚走到北高桥，顺着漕河河堤正想去太保营过桥的时候，就给朱晋琛和杨大个儿等人遇上了。

(3)

“不用去车站了！”朱晋琛把大头拉到一边，简短扼要地说明了车站运粮的困难，然后对大头说，“我打算把粮食就地隐藏起来。”

大头摸摸脑袋，饶是他平时鬼点子最多，一时却也没想明白朱晋琛的心思：“这么多粮食，就地隐藏？哪儿有这么大地方啊？”

“笨了吧？”朱晋琛得意地笑着说，“这粮食你们是打哪儿运出来的？”

“大西张的周地主家啊！哎？你难道是想把粮食……”

“就隐藏到地主家里！”朱晋琛说道，“除了这些地主家里有现成的粮仓、粮囤能盛放这么多的粮食以外，穷百姓家里根本就找不到这么大的地方！而且，这些粮食放到地主家里最安全！既不怕潮湿霉烂，也不怕鬼子惦记！就算丢了，人家地主也赔得起！”

“我还是不太明白，”杨大个儿问，“粮食藏在地主家真的就那么安全吗？他们可是和鬼子穿一条裤子啊！我敢肯定，咱们前脚一走，他们后脚就会向鬼子报告！”

“那你想过没有，”朱晋琛慢慢引导着他的思路，“地主为什么和鬼子穿一条裤子？他们为什么那么听鬼子的话？”

“他们不听话鬼子肯定就会杀了他们！鬼子要是想杀人的话，他可不管你是地主还是穷人！一句话，小鬼子拿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当人！”

“那些地主怕鬼子杀他，难道就不怕咱们独立纵队杀他？”大头反问他。

“咱们为什么要杀他？人家又没得罪咱们，除非他们干过坏事儿！”

“那他们要是丢了我们托他保管的东西，算不算得罪咱们呢？”

朱晋琛和大头一唱一和，杨大个儿总算想明白了：“闹了半天你们是想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扔给村里的地主啊！嗯，这个办法好，丢了你赔，赔不起就拿命顶，不想拿命顶就不要丢……我操，这个难题就让这些狗地主们去琢磨吧！高，实在是高！”

几个人商议好了，朱晋琛就把大头叫过来，如此这般地吩咐了几句，大头就又骑着马跑回大西张去了。朱晋琛则带着杨大个儿和伪军们押运的粮队，直接就进了北高桥。

找到了村里最大的地主吴伯晟，朱晋琛就直接亮明了身份：“咱们是太行山抗日独立纵队的，今儿特意来找吴大善人，共谋抗战大业，吴大善人不会推辞吧？”

“不会，不会！”天气实在太热，但是吴伯晟脸上流下来的却是冷汗。白楼和漕河离着北高桥都不过十来里地，虽然听不见那边儿激战的枪声，隆隆的爆炸声却隐隐地传过来。谁都明白那边在打仗，这个时候独立纵队登门，而且穿戴得不伦不类，不怕

才怪呢。

“那么吴大善人打算如何为抗战大业出点力呢？”朱晋琛不动声色地喝着茶问道。

“但凭长官吩咐，但凭吩咐！”吴伯晟一个土财主，哪见过这等世面呐！

“吴大善人这么开明？”朱晋琛故意装作惊讶地问道。

“啊？”吴伯晟也觉得自己把话说得过满，赶紧往回拉，“不是都在宣传嘛，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我今年已经交了5000斤抗日公粮了！”言外之意是我出过钱了。

朱晋琛却揣着明白装糊涂：“吴大善人果真开明，不愧是抗战绅士的楷模！”

“哪里，哪里！我愿意为抗战大业略尽微薄之力！”

“有你这句话就行！”朱晋琛说着站起来，吴伯晟赶紧凑过来，看那脸上的表情就像割他身上的肉一样：“长官，还要出多少粮食啊？我家的粮仓都见底啦！”

“没向你还要粮食啊！你家的粮仓真的都空了吗？”

“真的啊！”吴伯晟差点儿就老泪纵横，“今天给你捐，明天他又来拿，哪还有……”

“吴大善人你不必哭穷，今儿个我不给你要东西，我还要送你点东西。”

“什……什么？”吴伯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哪会有这好事儿啊？难道是自己做梦呢？暗暗用力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不是一般的疼！

“咱们也不用再拐弯抹角，直说了吧——吴大善人，咱们独立纵队今天在漕河车站抢了日本鬼子一批粮食。粮食太多，一时运不走，所以想在你这儿暂且寄存一下。你刚不是说你的粮仓都空了吗？你这儿正好也有地方。想来像你这么开明的绅士应该不会拒绝吧？”

“这……这不好吧？”吴伯晟刚才就预感肯定不是好事儿，这哪是送东西啊，分明是想在自己家里埋一颗定时炸弹。这可是抢的东洋人的粮食，东洋人惹得起吗？

“怎么不好？你说说。”朱晋琛一副探讨问题、解决问题的样子。

“万一被鬼子知道了，那可就……”

“我们这么明目张胆地把这么多的粮食送你这儿来，鬼子肯定很快就会知道的。但是没关系，谁都知道粮食不是你抢的，鬼子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对不对？那你还担心什么啊？哦，你是怕粮食被鬼子弄走，对吧？这就更没关系啦！我们打听过了，您手里种着七八百亩地呢，你一年光租子就能收六七万斤，丢了你肯定赔得起！所以粮食放你这儿，我们绝对一百个放心！”

吴伯晟差点没背过气去，这简直就是钝刀子割肉——纯粹祸害人呢！

朱晋琛看他不说话，又善意地笑着说道：“吴大善人，要不这样吧，你要觉得将来丢了粮食而又因为空口无凭、实在过意不去的话，那就叫你的账房先生给我们写个收条好了。咳，其实也不用这么麻烦，可谁叫你吴大善人是个君子呢？哎——老杨，去把账房先生请来！”

杨大个儿早就拎小鸡似的拎着账房先生在门外伺候着呢，闻声推门儿就走了进来。

“你瞧瞧，吴大善人，您真是君子！”朱晋琛挑起大拇指，“敢情账房先生都在门外等着呢？这可就显得见外了啊！不好意思，真是不好意思！”

吴伯晟这辈子第一次明白了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句话的意思了。他正好



还真是晚清最后一批秀才中的一员。虽然是花钱捐的！

账房先生很快就写好了收条。

兹为抗日大业计，徐水县吴伯晟收到太行山抗日独立纵队抗战公粮十万斤整，吴伯晟甘愿以全家十三口性命作保，代为保管，随时可取。若有遗失、霉变等意外发生，自愿双倍赔偿。空口无凭，特立此据。

委托方：太行山抗日独立纵队别动队

托管人：徐水县北高桥村吴伯晟

民国 28 年 X 月 X 日